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十四

河南郭雍撰次

陽毒五條

陰毒七條

發斑十三條

發黃三十條

陽毒五條

雍曰傷寒陰陽二毒最爲疾勢重者張仲景有升麻  
甘草二湯今竟不見于仲景書中惟脈經載其論證  
二篇千金方中略言之今二湯用藥加減與仲景異  
同金匱要略復合爲一曰陰毒陽毒升麻鼈甲湯主



之前後諸方書皆無是說然二疾冰炭也用藥正相反諸書之間雖有升麻甘草二湯方味皆同又與要略異以此不能無疑惟活人書二方用藥不同最爲當理第不見活人書升麻湯所出方書想朱氏必有

所據今從活人書用二藥

士弱曰二方載外臺秘要云出古今錄驗方

王叔和脈經曰陽毒爲病身重腰痛煩悶不安狂言或走或見鬼或吐下利其脈浮動大數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吐膿血五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有傷寒二三月便成陽毒或服藥吐下後變成陽毒升



麻湯主之龐氏云又宜葛根龍膽湯雍曰此疾常有之不知治多大吐下血而死雖用助陰去熱藥亦須有解毒在其中則可用

活人書曰陽毒病陽氣獨盛陰氣暴絕必發躁狂言妄走面赤斑斑如錦文咽痛或下利赤黃脈洪實滑促宜用酸苦之藥令陰氣復而大汗解矣葶藶苦酒湯升麻湯大黃散梔子仁湯黑奴丸可選而用之雍曰表裏皆大熱證者宜黑奴丸審知熱在裏不在表以朴硝大黃桃仁藥下之其物則多服升麻也蓋陽

毒之作甚暴非陰毒比

下原文缺

雷時強人

下原文

缺

及小兒便宜用升麻湯豫防其毒

又曰近人治傷寒脈洪大內外結熱舌卷焦黑鼻中如烟煤者則以水漬布薄之疊布數重新水漬之稍揆去水搭于胸上須與蒸熱又漬令冷如前薄之乃換新水日數十易熱甚者置病人于水中熱勢纔退卽已亦良法也

雍曰置人水中之法勢甚不得已雖可用亦難用須內熱少衰勢未解則可不然水迫外熱併歸于內則

不可支也大抵陽虛狂躁與傷寒下證不同下證只坐臥不安陽毒則必欲起走且有力人不能制雖見江河亦入也亦有偶然得解者非常道也雍曰嶺南治熱瘴取蚯蚓研爛新冷水漬取清汁飲之此未試也蓋說言獺肝治熱不治冷余嘗苦病後潮熱以冷水調少許未服之則止然未嘗用治大熱也漫書之以備用

### 陰毒七條

叔和脈經曰陰毒爲病身重背強腹中絞痛咽喉不

利毒氣攻心心下堅強短氣不得息嘔逆脣青面黑  
四肢厥冷其脈沈細緊數身如被杖五六日可治至  
七日不可治也或傷寒病一二日便結成陰毒或服  
藥六七日以上至十日變成陰毒甘草湯主之雍曰  
要略有咽喉痛字千金二毒並同脈經金匱要略陽  
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吐膿血陰毒之  
爲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此與脈經證同語  
異第語簡而易明故重錄之

龐氏曰陰毒之爲病因汗下藥性冷所變多在四五



日也或素表陽氣虛冷始得病便成陰毒或始因傷  
寒冷物便成陰毒服甘草湯仍作返陰丹喘促吐逆  
者入口便定服藥三五服不退便于臍下一寸半灸  
之大炷百壯未愈可至二百壯若手足極冷小便濇  
小腹硬痛囊縮卽須于臍下四寸如前灸之仍用當  
歸四逆加吳茱萸湯同返陰丹頻頻與服內外逼逐  
亦可解稍緩則死矣其陰毒氣結在小腹故小便濇  
切不可用利小便藥有以炒鹽及熱藥熨臍下者其  
冷氣在少腹之間被熱物所熨無處通出卽衝上奔

心其死尤速也當須預服溫劑然後熨之非不當熨也

又曰陰毒脈沈微欲絕四肢逆冷大躁而渴不止宜服附子飲子仍下硫黃丸尤妙

活人書曰陰毒之爲病初得病手足冷背強咽痛糜粥不下毒氣攻心腹痛短氣四肢逆冷嘔吐不利身如被打宜服陰毒甘草湯白朮散附子散正陽散肉桂散返陽丹返陰丹天雄散正元散退陰散之類可選用之雍曰升麻甘草二湯觀其用藥性甚緩然諸



家必先用之者以古人治陰陽二毒者惟此二湯故  
須用之以去其毒勢而後輔之以他藥也

又曰陰毒本因胃氣虛寒或因冷物傷脾外傷風寒  
內既伏陰外又感寒或先感外寒而內伏陰內外皆  
陰則陽氣不守遂發頭疼腰重

又曰陰盛傷寒心間煩躁四肢逆冷白朮散返陰丹  
皆主之雍曰朱氏返陰丹比之龐氏加附子乾薑桂  
心爲六物其灸法先灸臍下一寸間若其人手足冷  
少腹硬卽更于臍下兩邊各一寸三處齊灸之仍與

四逆返陰二藥頻服方可解退若加以小便不通及  
陰囊縮入少腹絞痛欲死者更于臍下三寸石門穴  
火灸之仍可服二藥切不可與尋常利小便藥也  
雍曰從兄盛年恃健不善攝生因極飲冷酒食內外  
有所感初得疾即便身涼自利手足厥額上冷汗不  
止遍身痛呻吟不絕偃臥不能轉側心神俱無昏憤  
恍惚呼醫視之治不效子言兄曰此疾證甚重而病  
人甚靜又覺昏憤身重不能起自汗自利四肢厥此  
陰病無疑也又遍身痛不知處所出則身如被杖陰



毒證也安得不急治醫者之言繆悞不可聽乃急令服四逆湯灸關元及三陰交未知加服九鍊金液丹利厥汗皆少止稍緩藥艾則諸證復出再救急治如此進退者三比三日兩夜灸十餘壯服金液六十餘粒四逆湯一二斗方能住火灸湯藥陽氣雖復而汗不出證復如太陽證未敢服藥以待汗二三日後大煩躁飲水次則譫語斑出熱甚無可奈何復與調胃承氣湯得利大汗而解陰陽反覆有如此者前言煩躁不可投涼藥此則可下證具非止小煩躁而已故

不可同也

發斑十三條

論曰發斑一證緣仲景書遺逸不詳見故諸家之說無所統大抵斑有數種惟熱毒入胃者當下之非下斑也下其胃中之毒也而胃中之毒由斑而後見也若皮間暴作癩疹無他裏熱證者不可下當服平涼去風解肌藥及以摩膏治之若在春末及夏不宜火灸及重覆隨其淺深略分內外不可一切用藥亦表虛不可發汗也



千金方載華元化之言曰傷寒熱毒之氣五日在腹  
六日入胃乃可下也若熱毒在外未入于胃而先下  
之者其熱乘虛入胃則爛胃也然熱入胃要須下去  
之不可留于胃中胃若實其熱爲病三死一生胃虛  
熱入爛胃也其熱微者赤斑出此候五死一生劇者  
黑斑出此候十死一生千金又曰病者過日不以時  
下則熱不得泄亦爛胃斑出雍曰發斑有下之太早  
者有失下者故王仲方謂下早熱入胃者斑出下之  
遲失下之亦斑出

活人書曰發斑有兩證溫毒熱病皆有斑也溫毒發  
斑者冬時觸冒寒毒至春始發病初在表或已發汗  
吐下而表證未罷毒氣未散故發斑黑膏主之又冬  
月溫暖人感乖戾之氣冬末卽病至春或被積寒所  
折毒氣不得泄至天氣暄熱溫毒始發則肌肉斑爛  
癰疹如錦文內攻心悶但嘔清汁葛根橘皮湯主之  
雍詳發斑有陽毒溫毒熱病熱病卽今之傷寒也溫  
毒發斑于三日之內毒氣在表時卽出以此驗其溫  
毒非熱病也蓋其毒久鬱而發病不在裏故不可下



必隨表證治之當用藥解肌熱麻黃桂枝皆不可用也如三日毒不解其病入裏則同傷寒治之

又曰熱病發斑與時氣同或未發汗或已經汗下而

熱毒不散表虛裏實熱毒乘虛出于皮膚所以發斑

雍曰此證是溫毒發斑也與傷寒發斑不同蓋溫毒

之毒本在裏久爲積寒所折腠理閉塞不得出及天

氣暄熱腠理開踈乃因表虛鬱發爲斑是時在裏之

毒發在表故可解肌而不可下也傷寒之毒初亦在

裏久不能出及春再感溫氣腠理方開隨虛而出于

表遂見表證而未成斑也醫者昧于表裏之證下之  
太早時內無毒氣可下所損皆胃之真氣真氣既損  
則胃爲之虛矣邪毒者乘虛而出乘虛而入者以先  
損之虛胃而當復入之今毒力必不勝而胃將爛是  
以其華見于表而爲斑則傷寒之毒初蘊于裏出而  
之表耳旣見于裏又見于表是毒氣往來者再矣諸  
經者血脈之道路也今邪毒往來于道路而榮衛氣  
血不通其人可久乎此其所以不通也然溫毒之斑  
惟感于動而發從而散之則去矣傷寒之毒已發而



復過之又虛而復客之卽入于胃如升堂入室不復  
可逐必使下泄于腸胃則可出故必下之所以救胃  
爛也元化曰要須下去之不可留于胃中是也故溫  
毒之斑鬱發之毒也傷寒之斑爛胃之證也發則可  
去爛則不可生是以言五死一生十死一生也其爛  
如何曰毒熱焚于內則胃爲瘡爛矣

又曰大抵發斑不可用發表藥蓋表虛裏實若發汗  
重令開泄更增斑爛也元參升麻湯大青四物湯豬  
膽雞子湯可選用之雍曰溫毒發斑感在表惟可解